

学习分享资料目录

内容:

一，啟示錄的寫作日期(The Date Of The Apocalypse)

二，教會的處境以及這本書的目的和主題(The Situation Of The Churches And The Purpose And Theme Of The Book)

三，作者的身份(Authorship)

四，文學體裁(Genre)

五，主要的解釋方式(Major Interpretative Approaches)

六，象徵使用的解釋(Interpretation Of Symbolism)

七，啟示錄中舊約的使用(The Use Of The Old Testament In The Apocalypse)

八，啟示錄的文法(The Grammar Of The Apocalypse)

九，約翰的啟示錄的結構及規劃(The Structure And Plan Of John's Apocalypse)

十，啟示錄 1:19 作為對這卷書解釋的鑰匙其具有爭辯的意義(The Disputed Significance Of Revelation 1:19 As An Interpretative Key To The Book)

十一，啟示錄的神學及目標(The Theology And Goal Of The Apocalypse)

学习资料目录（编页按《启示录註释引言学习分享资料 20231009》）

学习分享资料 01

一，啟示錄的寫作日期（P.3~9）

兩種不同的看法

1 晚寫日期：主後 95 年左右

支持晚寫日期“主後 95 年左右”的理由

2 早寫日期：主後 70 年之前

支持早寫日期“主後 70 年之前”的理由

結論：

學者 Sweet 的結論反映了一個平衡的看法：“總結而言，較早的日期“或許是(may be)”對的，但其內証不足以超過從教父‘愛任紐(Irenaeus)’起源的穩固傳統”。

二，教會的處境以及這本書的目的和主題 (P.10~11)

促成約翰寫作動機的一個理由

約翰書寫的目的

三，作者的身份 (P.12)

關於啟示錄的作者有三種可能性

四，文學體裁 (P.13~16)

注釋家現在一般都認為約翰寫作這卷書使用了三種文學體裁：

(1) 啟示性的(apocalyptic)；

(2) 預言(prophecy)；

(3) 書信(epistle)。

結論是明智的：啟示錄“若是一封書信，沒有一封其他我們所擁有的早期基督教的書信像它。若是一個啟示作品，沒有一個啟示作品像它。若是一個預言，它在所有的預言之中是獨一無二的。”

学习分享资料 02

五，主要的解釋方式 (Major Interpretative Approaches) (P.17~22)

有四種主要方式解釋啟示錄這卷書。

(一) 過去學派者的觀點 (The Preterist View)

(二) 歷史學派的觀點 (The Historical View)

(三) 未來學派者的觀點 (The Futurist View)

(四) 理想學派者的觀點 (The Idealist View)

(五) 這本注釋的觀點：折衷主義，或修正的理想主義的一個救贖歷史形式 (The View of This Commentary: Eclecticism, or a Redemptive-Historical Form of Modified Idealism)

六，象徵使用的解釋 (Interpretation Of Symbolism) (P.23~54)

啟示錄的象徵性質 (The Symbolic Nature of the Apocalypse) P.23

(1) 語言層面 (linguistic level)：這構成於要被閱讀或被聽見的‘經文本身的記錄(the record of the text itself)’；

(2) 異象層面 (visionary level)：這組成於約翰的‘實際的異象幻境的經歷(the actual visionary experience)’；

(3) 指向層面 (referential level)：這組成於‘對異象中所看見事物在歷史上特定的身份識別(the particular historical identification of the objects seen in the vision)’；

(4) 象徵層面 (symbolic level)：這組成於異象中的‘那些象徵——關於它們在歷史上的涉及對象——所意味的(what the symbols connote about their historical referents)’。

学习分享资料 03

認識啟示錄的那個主導支配的‘**象徵使用的文學體裁(symbolic genre)**’及區分四個溝通的

層面的學習是有意義的。

P.30

- (1) 動因(The efficient cause)：生效性的成因；又稱為近因，動力因；
- (2) 物因(The material cause)：材料性的成因；又稱為物質性的成因，材料因；
- (3) 初因(The instrumental cause)：憑藉性的成因；又稱為工具性的成因，憑藉因；
- (4) 終因(The final cause)：終極性的成因；又稱為目的性的成因，目的因。

一個用於解釋象徵的方法 (A Method for Interpreting Symbols)

P.31

象徵作為比喻性的比擬：暗喻，明喻，以及其他言語的比較形式 (*Symbols as Figurative Comparisons: Metaphor, Simile, and Other Comparative Forms of Speech*)

數目字的象徵性意義 (*The Symbolic Significance of Numbers*) P.38

過去的注釋家一般已經同意至少有四個數目字——三，四，七，和十二——以及它們的倍數在啟示錄中具有象徵性的意義。他們一般也已經同意這些數目字是從舊約得到它們比喻性的意義。 P.38

七《7》作為‘一個完全性的數目字(a number of completeness)’

四《4》也是‘一個完全性的數目字(a number of completeness)’

十二《12》也代表‘完全性(completeness)’

十《10》也代表‘完全性(completeness)’

學者 Richard Bauckham 強調了這些數目字以及其倍數的比喻性的意義 P.41

(1) 啟示錄中的七個祝福表達了對神子民完全的祝福，並且甚至可以作為啟示錄關於救恩的信息的一個總結

(2) 數目四是‘宇宙的完全性(cosmic completeness)’的數目，如同地的四角以及“四風”

(3) 神和基督的某些名字也是以四和七的格式被重複。

(4) “七靈”被提到四次，來意味神聖的至高主權的豐滿：

(5) 有意義地，對於撒但，獸，假先知的名字就沒有觀察到這種數目字的格式，除了當他們模仿神或基督的時候

(6) 十二是神子民的數目，這個數字的平方來表達‘完全性(completeness)’，並且再乘以一千來表達‘巨大數額(vastness)’

(7) 對 Bauckham 的例子，下面的例子可以再加添其上，儘管應該還有其他有意義的例子。

三《3》這個數目字是與神有關聯，或許包括三位一體。可以參看三重時間的格式數目三在聖經也是意味著‘完全性(completeness)’ P.41

学习分享资料 04

在約翰的象徵上“新釋經學”的觀點 (*The Perspective of the “New Hermeneutic” on John’s Symbols*) P.48

在啟示錄中象徵使用的一般目的 (*The General Purpose of Symbolism in the Apocalypse*) P.53

七，啟示錄中舊約的使用 (*The Use Of The Old Testament In The Apocalypse*)

P.55

初步的考慮 (*Preliminary Considerations*) P.55

(一) 什麼是被引述的 (What is Cited) P.56

學習資料 04 最後

本注釋書採用這些‘評判標準(criteria)’來識別啟示錄中舊約的隱喻：

- (1) 清楚的隱喻 (Clear allusion)：用字是幾乎等同於舊約的來源，共有一些共通的核心意義，並且不太可能是來自其他地方。
- (2) 應該很可能的隱喻 (Probable allusion)：儘管用字不是那麼接近，仍然包含一個可以獨特地追溯到舊約經文的思想或用字，或展現一個可以獨特地追溯到舊約經文的思想的結構。
- (3) 可能的隱喻 (Possible allusion)：語言只是大致上相似於所聲稱的來源，在回聲附和它的用字或概念。

學習分享資料 05

(二) 結合的隱喻以及文學意識的問題 (Combined Allusions and the Issue of Literary Consciousness) P.56

(三) 按照上下文/處境的與非按照上下文/處境的使用 (Contextual and Noncontextual Use) P.60

學習分享資料 06

在啟示錄中對舊約不同的使用 (Various Uses of the Old Testament in the Apocalypse) P.69

(一) 舊約段落作為文學上的原型 (Old Testament Segments as Literary Prototypes)
約翰採用舊約上下文或前後次序作為據，以仿製他創作組成的模型 (分段的轉移)
在共時性上平行的段落 (purported synchronously parallel sections) 所追隨的原型結構。P.69
兩個主要使用：P.70

第一，舊約的‘格式(patterns)’看起來是被使用作為‘形式(forms)’，經由這些形式、未來的 (有時候是即將發生的) 在末世論上的應驗可以被理解且被預測

第二，這些‘原型(prototypes)’被使用作為‘透鏡(lens)’，經由這些透鏡過去的及現在的在末世論上的應驗可以被理解。

舊約中耶和華的節期對應於啟示錄：

P.71

- (1) 起初的創造與終結的成就
- (2) 逾越節與無酵節
- (3) 初熟節與收割節 (七七節，五旬節)
- (4) 吹角節與贖罪日
- (5) 收藏節 (住棚節)

(二) 主題性的使用 (Thematic Uses)

P.77

(三) 類比性的使用 (Analogical Uses)

P.78

舊約及新約的歷史就是神對救恩的統一計劃的作成，並且始終在處理：

- (1) 對神的信心/信仰的不變的原則；
- (2) 神在實現祂救恩應許中的信實；
- (3) 那些在試圖阻撓這些應許的反抗神權統治的勢力；
- (4) 神的國度對撒但國度的勝利。

主要要點

P.80

(1) 審判 (judgment)

- (1) ‘神顯現(theophanies)’ 引進審判：
- (2) 審判的書卷
- (3) 來自猶大支派的獅子施行審判
- (4) “萬主之主，萬王之王” 施行審判：
- (5) 騎士作為審判的神聖代理者
- (6) 出埃及記的災禍施加審判
- (7) 蝗蟲作為審判的代理者
- (8) 先知經由審判給與見證
- (9) “巴比倫” 在 “一時” 之間被神審判

(2) 大災難及對神子民的逼迫

P.83

- (1) 患難十日
- (2) 三年半的災難
- (3) 所多瑪，埃及，和耶路撒冷為發生逼迫的惡名昭彰之處
- (4) 逼迫的統治者被象徵為獸
- (5) “大巴比倫”

(3) 誘惑的，偶像崇拜的教導

《录音：启示录引言 6（下）》

P.85

- (1) 巴蘭
- (2) 耶洗別

(4) 神聖的保護 (divine protection)

P.85

- (1) 生命樹
- (2) “受印記” 的以色列人
- (3) 大鷹的翅膀

(5) 神子民勝過仇敵的得勝爭戰 (the victorious battle of God's people over the enemy)

P.86

- (1) 哈米吉多頓

(6) 背道 (apostasy)

P.87

- (1) 大淫婦

(7) 神聖的靈作為神子民的力量 (the divine Spirit as the power for God's people)

P.87

(四) 普世化 (Universalization)

P.88

(1) 在出埃及記 19:6 中耶和華給予以色列的頭銜 (“祭司的國度”) 在啟示錄 1:6 及 5:10 中被應用到教會

(2) 在啟示錄 1:7 中， “(看哪，他駕雲降臨；) 眾目要看見他，連刺他的人也要看見他；地上的萬族都要因他哀哭” 這句話是指著全世界的人，儘管在撒迦利亞書 12:10 中它是限制於以色列十二支派

P.89

(3) 這個傾向的另外一個典型例子就是出埃及記災禍圖像的延伸，就是從埃及地延伸到在啟示錄 8:6~12 (第 1~4 號) 及 16:1~14 (第 1~6 碗) 中的全 “地/地球(earth)” 。例如，在啟示錄 8:9 中三分之一的海，包括魚和船隻，受到影響，而不是僅僅一條河及其中的魚

P.89

(4) 但以理和他的朋友所經歷的 “患難十日” 以及三年半的以色列的災難，這兩者

都被延伸到整個世界的教會——那在末世論上的，真實的以色列——的患難 P.89

(5) 同樣地，在舊約中神子民的先前的逼迫者（所多瑪，埃及，和耶路撒冷）現在都被定義為“各民，各族，各方，各國” P.90

(6) 啟示錄是以從所預期為以色列存留的末時聖殿的參考作為結束，儘管現在它禮儀的效益被延伸到外邦人 P.91

其他‘普世化(universalization)’的例子可以參看： P.93

(1) 燈臺

(2) 嗎哪

(3) 以西結書 37:16

(4) 淫婦

(5) 以西結書 26:16 及隨後經文；27:29~35（對推羅的講論）

(6) 新婦

(7) 耶路撒冷

(五) 可能的間接應驗的使用（Possible Indirect Fulfillment Uses） P.95

“間接類型性的預言(indirect typological prophecies)”

‘預言的合理說明(prophetic rationale)’，約翰的及新約的‘意識(awareness)’的背景

(1) “那些末後的日子(latter days)”已經開始了

(2) 教會就是‘末日的以色列(latter-day Israel)’；

(3) 整個舊約都指向這個救恩歷史的高潮。

(六) 反轉的使用（Inverted Uses） P.98

有些對舊約的隱喻在表面上是明確地矛盾於它們在舊約按照上下文的含義。然而，再進一步的研究就顯示了這種範疇的‘不明確的性質(imprecise nature)’

(七) 舊約語言的體裁上的使用（Stylistic Use of Old Testament Language） P.101

目的是特意地要在聽者身上產生一個“聖經的(biblical)”果效，並且要這樣來證明他的作品與神聖默示的舊約聖經的作用的‘一致性(solidarity)’

結論（Conclusion） P.102

学习分享资料 07

八，啟示錄的文法 P.104

語法異常為對舊約隱喻出現的信號 P.104

(1) 重複疊贅使用的代名詞：

(2) 在緊接的句子中轉化一個分詞為一個限定動詞《註：破壞了同位語的語法格式》：

(3) 沒有明顯理由地混合動詞的時態及語氣

(4) 看起來是希伯來文或亞蘭文風格的體裁上的表達

介於“閃族語文風格”與“七十士譯本風格”的不同（The Difference between “Semitisms” and “Septuagintalism”） P.108

(1) “閃族語文風格”的一個可行的定義是：藉著對一個希伯來文的或亞蘭文的口傳或書寫來源的一個高度地按照字面意思翻譯而產生的一個‘非希臘文的結構(non-Greek

construction)’。

(2) 一個“七十士譯本風格”的識別分辨，是藉著認出有一個同時從‘習慣用語的希臘文的及閃族語文的結構(idiomatic Greek and Semitic constructions)’的偏離。

(學習資料 07)

九，約翰的啟示錄的結構及規劃

P.110

啟示錄的文學結構所提出來的許多大綱而言，各種不同的提議是解釋上令人迷惘的迷宮。

文學上的大綱 (Literary Outlines)

啟示錄第 1~16 章這個大段中的一個粗略地代表性的大綱

P.110

關於啟示錄第 17~22 章的‘文學上的大綱’有激烈的異議

最有道理的分段最早是由學者 C. H. Giblin 所提議的，他區分了三個大段

Giblin 他的辯證就絕大部分而言是具有說服力的，並且在這裏只能被總結一下

除了對結論大段的確實邊界以外，其他學者已經同意 Giblin 所分析的這個寬廣的大綱。

有些注釋家觀察到一些‘文學上的指示標記(literary indicators)’，這些指示標記標出了比我到目前所提到的甚至更寬廣的分段：

P.113

對應於我們到目前為止縱覽的背景，或許現在就能夠提出對啟示錄最有道理的‘文學上的大綱(literary outline)’了

P.114

在這些大綱中，學者 Farrer 的大綱最具有說服力

P.115

學者 Collins 建議：一個‘文學上的樞紐或過渡(literary hinge or transition)’，既是作為前面一個段落的結論，並且又是作為隨後一個段落的引言。

P.116

根據所有這些，最有道理的大綱將這卷書區分為七個或八個段落

P.122

應該要被提醒的是，這些七重及八重的分段最好被視為是前面提到的較為寬廣的四重分段的附屬分段；這四重分段為：

P.123

(1) 根據但以理書 2 章的標記：1:1~19 (20)；1:19 (20) ~3:22；4:1~22:5；22:6~21。

(2) 根據重複被聖靈感動的標記：1:9~3:22；4:1~16:21；17:1~21:8；21:9~22:5 《註：不包含前言及結語》。

《附注指出：1:19~20 應該很可能也是一個介於引言段落的 1:1~18 以及後面第 2~3 章之間的聯鎖設置的轉移。》

學習分享資料 08

大段的解釋關係 (The Interpretative Relationship of the Segments)

P.123

文學分段對彼此的關係辯論的主綫

(一) 未來學派者的立場 (The Futurist Position)

P.124

未來學派者最基本的處理方式持有的看法是，從 4:1 到 22:5 的那些異象的次序普遍代表那些未來事件的次序。

對於基本的未來學派視角有五個主要的辯證

P.126

(1) 他們辯證說，1:19 將整卷書區分為三個‘時間的部分(temporal parts)’

(2) 4:1b (“我要將以後必成的事指示你”) 斷言，在這卷書其餘部分中忿怒的異象會發生於在第 2~3 章所大致描述的‘教會時代(the church age)’的那些事件之

後。

(3) 他們假定，那些異象的次序普遍代表未來事件的次序，因為這樣似乎比較更“正常”及“自然”，特別是對一個有計數編號的那些異象系列，

(4) 若是七印，七號，及七碗的次序沒有以它們在歷史上發生的次序來描繪歷史事件，並且若是七號和七碗沒有被包括在七印之內，那麼，他們辯證說，七號和七碗就會從這個在 4:1~5:14 中作為引言的寶座異象被分別開來，而正是從這個寶座的異象似乎七印以及這卷書其餘的異象都自然地流淌出來。

(5) 整卷書中審判的強度持續增加，這是另外一個論證。這方面而言，最突顯的經文是 15:1：

(二) 漸進性的扼要復述（平行論）的立場（The Progressive Recapitulation (Parallelism)

P.129

《1》審判-救恩的結論的重複（Repetition of Judgment-Salvation Conclusions） P.129

• 對‘扼要復述的觀點(recapitulation view)’的最強烈的辯證是觀察到：對終極審判和救恩的那些重複合併的場景出現在整卷書那些不同段落的結論。在這些結論中總能看見審判-救恩合併起來的結論。這些場景的格式總是一樣的，就是先有一個對審判的描寫，隨後有一個對救恩的描繪；

(1) 6:12~17 及 7:9~17

P.129

(2) 11:18a 及 11:18b

P.129

(3) 14:14~20 及 15:2~4 《12:1~14:20，包括 15:2：七個記號(seven signs)》 P.129

(4) 16:17~21，包括 17:1~18:24——作為全書一個加強的司法的結論，及 19:1~10

P.131

(5) 20:7~15（審判）及 21:1~8（救恩），包括接下來 21:9~22:5（進一步地描寫出來）的段落——作為全書一個加強的救恩的結論

P.131

(6) 這個審判-救恩的格式也發生在 19:11~21 及 20:4~6，加增了這個強化的結論性的目的

P.132

• 只有最基本在釋經上支持扼要復述主義的辯證將在這裏被強調 P.133

(1) 對終極成就的審判和救恩最清楚的陳述是在 11:14~18 P.133

(2) 在 16:17 中的“成了”，也同樣強調‘末世論上審判的過程(the eschatological process of judgment)’的完成： P.134

(3) 在表面上，6:12~17 因為它的宇宙性動亂的語言而看起來像是一個最後的審判 P.135

(4) 再進一步說，我們應該注意到在出埃及記 19:16 中那影射的，逐步擴張的迂迴性的重複語句（“有雷轟和閃電”） P.138

(5) 儘管還不確定，7:9~17 很可能是在描繪忠心者在隨著第六章忿怒的終場之後最終的福祉 P.138

(6) 關於第 12~14 章中那些特意不被計數編號的異象的結尾/結論，一個最後的評論是有必要的。一個無可置疑的對最後刑罰的信息在 14:8~11 中被大聲宣告，而這是關乎巴比倫以及獸的跟隨者： P.142

《2》結構格式的重複 (Repetition of Structural Patterns)

P.144

.. ‘七重組合(septets)’ 的分段

‘七重組合(septets)’ 的 ‘共時性的(synchronous)’

災禍的七重格式 (The Sevenfold Pattern of Woes)

這三個七重組合中具有 ‘一個主題上漸進的強度(a thematic progressive intensity)’

P.145

計數編號的主要意圖是代表 ‘約翰的異象的次序(the order of John’s visions)’ , 而不必然是代表 ‘歷史事件的次序(the order of historical events)’

P.145

.. 兩個大的 ‘異象的循環’

P.146

第一循環 1:9~11:19

第二循環 12:1~22:5

其他介於第 5 章及第 10 章的平行還有：

P.146

(1) “大力的天使” 與觀看者溝通

(2) 描述到羔羊或約翰拿了書卷

Collins 本來也可以指出介於這兩個書卷之間其他的對應：

(a) 兩者都是 “被展開的書卷” ；

(b) 在兩處地方都有對以西結書第 2 章的隱喻；

(c) 兩者都是與在但以理書第 12 章的末時預言有關。

學者 Collins 主張，

P.147

第二個異象的循環 (12:1~22:5) 扼要復述了第一個循環 (1:9~11:19)，在澄清第一個循環的隱喻性的，片斷性的，及奧秘性的特徵。這個提議與我們在前面的評論相符合，並且解釋了，例如，為什麼七碗能夠同義地平行於七號，然而又有一個較廣泛的效應，並且能夠以稍微不同的方式被描述。

一个有可能的 ‘交叉對稱結構(chiastic structure)’ ，

P.147

這個結構會進一步指向 ‘一個在共時性上及在主題上平行大段的框架(a framework of synchronously and thematically parallel segments)’ (學者 Kline)。

另外一個有道理的交叉對稱結構被學者 Fiorenza 所提議：

P.148

《3》重要主題，影像，及短語的重複 (Repetition of Significant Themes, Images, and Phrases)

P.148

(1) 在 11:2、3，12:6、14，及 13:5 中三年半逼迫的重複就暗示指向同一個事件

(2) 在 16:14，19:19，及 20:8 中重複的短語 (帶有稍微的變異) 暗示 (和合本翻譯為：) 聚集爭戰

P.149

(3) 在 19:17~18、21，及 20:8~9 中的爭戰圖像全部都是來自在以西結書第 39 章中同一個 ‘在末世論上的爭戰(eschatological battle)’

P.150

(1) 啟示錄 19:17~18 对应以西结书 39:4

(2) 啟示錄 19:21 对应以西结书 39:17 ~ 20

(3) 啟示錄 20:8~9 对应以西结书 39:1、6

(4) 在 14:8，16:19，17:16，18:2、10、17、19~21，及 19:2~3 中關於巴比倫傾倒的重複語句肯定地不是在描述不同的一連串事件，而是在描述同一個災難巨變的審判。

P.150

《4》書信對異象的關係 (The Relation of the Letters to the Visions) P.151

學者 Austin Farrer 在他的注釋中提議，在那些書信中引進的主題，特別是在那裏所提到的邪惡的‘形式(forms)’，在第 4~22 章的那些異象中得到進一步的闡釋。他觀察到支持這個看法的論點，就是約翰使用在第 1 章中人子異象的那些重要部分作為一個在第 2、3 章中信息的基礎。

首先，Farrer 追溯假會堂及真以色列的概念從第二封及第六封書信直到七印的段落。根據肉身的以色列證明了他們是假猶太人 P.152

第二，Farrer 發現有對患難，逼迫，及殉道的思想的發展。 P.153

第三，在對別迦摩教會的書信中的假先知及撒但般的君王的身份，被進一步地經由在 9:1~11 及第 12、13 章（在逼迫的龍和獸）中的君王般的角色而闡釋；他們中的一個也是一個假先知（13:13~14）： P.155

第四，最後，在給推雅推喇教會的書信中相對應於耶洗別的是巴比倫這個姪婦和皇后，她喝醉了神子民的血並且迷惑大眾： P.156

隨在巴比倫的毀滅之後：就有一些現象被觀察到 P.157

(a) 信徒被給與乾净的衣服：

(b) 他們被邀請參加羔羊的筵席：

(c) 天上打開的門顯示，耶穌為那阿們的，那誠信真實的：

學者 Farrer 本來也應該能提到其他有意義的鏈接（还有关联的主题被提到的） P.158

(1) 得勝的主題

(2) 對要堅忍的勸勉：

參考（“凡有耳的，就應當聽”）：

參考（“堅守，忍耐”）：

(3) “大災難”

(4) 偶像崇拜的罪：

(5) 耶穌用從口中出來的劍施行審判的圖像：

學者 Farrer 引用的其他平行就沒有這麼令人信服 P.159

啟示錄必須被廣泛地理解為一封“書信(epistle)”，這書信的內容在文學體裁上是‘啟示文學的(apocalyptic)’及‘預言性的(prophetic)’。

在新約其他地方，‘書信的文學體裁(epistolary genre)’的主要目的是處理在不同教會引起的現在的（当时代的）問題。

“已然卻又未然(already and not yet)”的視角範圍發生在整個啟示錄的異象主體部分，這個介於書信及異象之間的鏈接藉著那些介於在舊創造中教會的不完全（第 2~3 章）與在新創造中教會對應的完全（21:9~22:5）之間的‘對立性的平行(antithetical parallels)’而被強化。

學者 Kline 列舉了這些主題（表格） P.160

(1) 假使徒對對應於十二個真使徒：

(2) 假猶太人對應於真以色列的支派的名字

(3) 基督徒住在撒但寶座所在之處對應於基督徒住在神寶座所在之處

(4) 教會中有些人是死的對應於

(5) 教會是一個搖晃的，暫時的燈臺對應於神和羔羊是永恆的燈

(6) 教會充滿著偶像崇拜的不潔（2:14~15、20）及說謊者（2:9；3:9）对应於在新創造中只有純潔及真理

(7) 基督徒面對逼迫，得勝者在神的應許中盼望对应於在新創造中他們作王，已經承受了這些應許

(a) 關於“生命樹及果子”

(b) 關於“新名”

(c) 關於“生命冊”

(d) 關於“新耶路撒冷”对应於啟 21:10、啟 22:4

(e) 關於“寶座”对应於啟 22:1、5

類似地，學者 Minear 也觀察到，對‘得勝者’所作的每一個應許都在終極成就的新創造的最後異象中被完全應驗： P.163

(1) 食物：2:7 及 22:2 对应於啟 22:2

(2) 聖殿：3:12 及 21:22 及隨後經文对应於啟 21:22、23、24

(3) 與一個永恆城市的認同：3:12 及 21:2、10 对应於啟 21:2、10

(4) 一個偉大的名字：3:12 及 22:4 对应於啟 22:3、4

(5) 永恆的保障：3:5 对应於 21:27

(6) 不會毀壞的衣服：3:5 对应於 21:2、9 及隨後經文（參考 19:7~8）

(7) 一塊白石及一個晨星：2:17、28 对应於 21:11、18~21、23；22:5、16

(8) 在基督的君王大能中的一個分享：2:26~27；3:21 对应於 22:5

(9) 排除“第二次的死”：2:11 对应於 21:7~8

這卷書起初的段落，書信，以及結論的片段，新創造，並不是‘共時性的或主題性的平行(synchronously or thematically parallel)’，而是‘對立性的平行(antithetical parallels)’，這就形成一個邊界或“包含模式(inclusio)”來包含中間的五個（或六個）段落，這些段落扼要復述彼此。可以用下面圖表來表達 P.165

《5》扼要復述如同一個預言性的及啟示性的文學的特點（Recapitulation as a Characteristic of Prophetic and Apocalyptic Literature） P.166

這些平行是要反映一個“已然卻又未然”的時間的視角，特別是由於有些但以理書重要的未來異象已經在基督的第一次到來開始被應驗。在但以理書中所發現的那同樣的扼要復述的現象也出現在其他猶太人的啟示性文學作品中，這也一樣地指向在啟示錄中完全相同的現象。 P.167

学习分享资料 10

《6》但以理書隱喻的結構意義以及它對開始了的末世論及扼要復述的暗示（The Structure Significance of Daniel Allusions and Its Implications for Inaugurated Eschatology and Recapitulation） P.167

啟示錄的引言以及或許它在 1:1 的標題暗指但以理書 2:28~29、45

這個陳述有一個驚人的‘比喻性的平行(figurative parallel)’在馬可福音 1:15 中

P.168

啟示錄 1:3 這節經文也有可能是一個對路加福音 21:8 的隱喻 P.169

啟示錄第 1 章的異象的結論是在第 19~20 節，這也能夠作為一個對這卷書的‘二

度引言(reintroduction)’

P.169

在第 19 節的這個公式的**第三部分**反映了第 1 節的用字，並且主要是由但以理書 2:28~29a、45~47 的術語所組成

P.169

因此，這是很明顯的，就是在第 1 節的引言被擴展於第 19 節：約翰清楚地被吩咐要將他已經看見的但以理書一樣的異象寫在一本書中並且將它寄送給七個教會。這樣，第 19 節就像是一個再確認，確認整個啟示錄具有的但以理書的性質，第 19 節同時作為一個第 1 章的結論以及作為一個至少是接下來兩章的引言並且或許作為一個整卷書的二度引言。

P.171

如同我們已經看到的，有些未來學派者提議第 19 節是作為這卷書在‘時間順序上的大綱’——的討論

P.172

然而，我們的討論顯示，**μετὰ ταῦτα**《<轉換其中>**隨到後** 到於(它們)**那同一者**》是一個一般性的末時的參考，指向沿著新約救贖歷史的‘連續統/體(continuum)’中那些過去的，現在的，及未來的事件。對於“那些末後的日子(the latter days)”，“末時(end times)”，以及其他同義的表達，新約中大部分的‘參考(references)’都不是特別指向未來的，而是指向‘末時的時期(end-time period)’，而這個時期是已經開始，是正在持續，並且會終極成就於某一個未來的時間點；

第三個對但以理書第 2 章的隱喻也出現在啟示錄另外一個主要大段的開始，這就暗示了一個模式可能正在浮現：**約翰正在採用這同一個但以理書的隱喻作為一個‘文學上的設計裝置(literary device)’來給與他這整本書一個結構**。這個結論可能不會是太猜測性的，證據就是這同一個但以理書的隱喻在 22:6 中的另外一次的再出現，這裏約翰引進這卷書最後的段落，可能也同時給與一個對前面段落的結論：

P.173

如同已經提到過的，根據‘但以理書第 2 章的標記(Daniel 2 markers)’，啟示錄寬廣的結構可以被視為

P.174

這個結構的規劃方案從下面注意到的得到進一步佐證。這樣就顯示了啟示錄甚至依賴於但以理書第 2 章的結構

P.174

若是能夠下結論說，這些但以理書第 2 章的隱喻是有意圖的，並且也隨之汲取了但以理書第 2 章上下文的含義，**那麼**，就有一個基礎來提議說，這為整個啟示錄提供了一個重要的**思想框架**，意即，**對宇宙邪惡的末時審判以及永恆國度的隨後建立**。如同已經看見的，這是‘一個開始了的末日的思想(an inaugurated latter-day thought)’，這個思想遍佈在那些異象及書信中，這就意味著這些異象不應當以一個唯獨未來學派的方式來理解，而是應當也包括關於在末世論上的過去及現在的重要段落。這個結論與一個‘扼要復述的觀點(recapitulation view)’最為相配，根據這個觀點，那關注於過去，現在，及未來的那些重複的段落出現在整卷書的各處。

P.175

《7》對這卷書結構的一個崇拜的及禮拜儀式的處理方式以及其對扼要復述的應用 (A Cultic and Liturgical Approach to the Structure of the Book and Its Applications for Recapitulation)

P.175

學者 **Barbara W. Snyder** 曾經提議，這個寬廣的空間框架——在其中啟示錄的那些事件被描繪——是一個被勾畫為一個會幕或聖殿的宇宙的框架（天和地）。 P.175

這個藉著聖殿結構框架中不同部分所提醒的‘在視角上的改變(the change in perspective)’很符合這卷書中我們所觀察到的那些寬廣的分段，這是藉著提及約翰被被聖

靈感動所引進的分段：

P.176

(1) 1:10 引進聖所的異象：

(2) 4:1~2 引進屬天的至聖所，在這裏約翰仍然對外院的層面有一個視野，但從這裏他也看見在第 5~14 章的異象：

(3) 17:1~3 引進在聖殿外院發生的對巴比倫的獻祭性的審判：

(4) 21:9 顯示一個著眼於作為聖殿整體的至聖所，這個至聖所也是等同於新創造：

學者 Snyder 辯證說，這個聖殿結構框架的本身需要在‘一個末時的住棚節(an end-time Feast of Tabernacles)’的‘時間的處境(temporal context)’中來理解。 §

(a) 閱讀律法書 = 在第 5 章中書卷的七印被引進並在 6:1~8:1 中被打開，意即，被閱讀。

(b) 每天早晨獻燔祭之前的獻香 = 8:3~4 隨同 8:5

(c) 在獻祭之時吹號 = 七號；

(d) 一個水和酒的奠祭被澆在早晨的燔祭上 = 七碗；

(e) 伴隨著利未人的奏樂 = 5:8；14:2~3；15:2~3

學者 Snyder 辯護這個概念，就是在 8:5 中從天來的火，在與第 15~16 章中的七碗的連結上，是一個與審判有關聯的獻祭：

P.177

學者 Snyder 總結說，七印，七號，七碗既是‘在主題上(thematically)’也是‘在時間上(temporally)’扼要復述彼此，並且敘述了住棚節前七日的那些同樣的事件，這正反映了這個節期的‘主題上的及時間上的進展(the thematic and temporal progression)’，並且也總結說，藉著將所有的七號及所有的七碗特別地各自組放在一起，以與這個節期的格式區別，約翰表達了一個在審判的嚴重性上的‘一個主題上的進展(a thematic progression)’。 Snyder 也發表了啟示錄這卷書到目前為止最可行的‘交叉對稱的大綱(chiastic outline)’，她認為這個大綱就進一步支持她扼要復述的看法：

P.179

學者 Snyder 在整體上的‘禮拜儀式的觀點(liturgical view)’應該有某些確實性，特別是在她針對七印，七號，七碗為扼要復述的評估。然而，如同任何的理論，Snyder 也面臨一些‘不一致(discrepancies)’。學者 Snyder 所面臨的最主要的不一致為：

P.180

(1) 為什麼約翰將七號和七碗各自聚集為一組，而不是將它們放在一個七天的框架中，使每一個都在個別的一天施行。Snyder 的回應是，這個不同是由於約翰嘗試要強調在審判的嚴重性上的‘主題上的進展’。但這個回應缺乏說服力。

(2) 在 4:6 中的‘玻璃海’是被描述為直接在‘寶座前’，而不是在外面更遠的外院中：

(3) 學者 Snyder 辯證說，在第 1~15 章中那確實的，最突顯的影像是‘屬天的會幕’的影像，而突顯在第 16~21 章的影像是‘新創造中的聖殿’，獨有地被勾畫為至聖所。Snyder 主張，從會幕到聖殿的‘轉移(transfer)’是發生在第 15 章，這主要是藉著辯證說，這一章是根據所羅門的新聖殿的獻殿為模型，就是在歷代紀下第 5、7 章中所講述的，而這個辯證是有可能的，但是並不清楚。這個聖殿影像的移換不是很明顯的，並且頂多可以說是‘一個隱晦的過渡/轉換(a subtle transition)’。但無論如何，這樣一種‘轉移(transfer)’也的確遵循了‘轉移的救贖歷史的格式(the redemptive-historical pattern of the transfer)’，並且把以色列人在曠野的會幕歸入所羅門在耶路撒冷的聖殿。

(4) 第 17~20 章看起來並不像是設置在一個聖殿的結構框架中，且在這個聖殿的外面正在發生一個審判的獻祭。這個看法必然是從 Snyder 在第 1~16 章比較好的分析中以及從

21:1~22:5 中讀進去的。第 17~20 章的焦點主要是**審判**。在另外一方面而言，21:1~22:5 暗示這樣一個場景；參考 21:8 和 21:27 及上下文：

(5) 同樣地，第 12~13 章看起來不像是設置在一個會幕的結構框架中，儘管緊接在前面的 11:19 的崇拜氣氛還是有可能形成第 12 章引言的部分：

(6) 學者 Snyder 的交叉對稱結構比任何其他類似的提議都更好，並且有些平行也是確實的。但是這個大綱似乎仍然沒有按照最自然的文學分段來將這卷書分段（參看前面介紹的大綱），因為第 12~14 章最好被視為為一個單元，而 Snyder 將之區分為三個單元，並且她將第 17~20 章視為一個大段，而它們最好是與第 21 章的開始一起被理解，如同我們之前已經看到的。

結論性的反思：這卷書結構的解釋意義，它的思路的大致流程（Concluding Reflections: The Interpretative Significance of the Book's Structure, the Broad Flow of Its Thought） P.183

各個段落解釋性的總結以及對它們在邏輯上和主題上的關係的簡短反思。（另存文件：各個段落解釋性的總結） P.184

這卷書的引言及結語就這樣地展示：**約翰的啟示錄辯證的主要目標是要勸勉神的子民保持忠誠，以致他們可以承受最終的救恩。** P.193

学习分享资料 11

十，啟示錄 1:19 作為對這卷書解釋的鑰匙其具有爭辯的意義（The Disputed Significance Of Revelation 1:19 As An Interpretative Key To The Book） P.195

新的觀點：“這些準備快要發生在這些之後的事情”（和合本翻譯為：將來必成的事）是一個從但以理書 2:28~29、45 來的末世論上的表達【觀點一】（The New View: “What Is to Happen after These Thing” Is an Eschatological Expression from Daniel 2:28~29, 45 [View i]）

在這裏所要提出的新觀點與其他奠基於下面這個假設的觀點有所不同，這個假設就是：1:19 與這卷書的“末世論上(eschatological)”或“時間順序上(chronological)”的性質有一樣多或是更多的關係，勝於它與這卷書的文學上及歷史上的“結構(structure)”的關係。但根據這個新的觀點，1:19 沒有這麼多地強調無論是那些異象或是那些異象所代表之事件的‘時間順序上的次序(chronological order)’，而是聚焦於那些事件以便描述衆時代的高潮性的終點。

（一）1:1 P.196

(1) 對國度的‘參考(references)’

(2) 進一步而言，啟示錄 1:6、9、13~15 的這些事件《即，關於國度及人子》都是現今的實際，這就指出但以理書第 2 章這個應許的應驗不是僅僅迫近，而是正在發生於約翰的當時

(3) 證明啟示錄 1:1 在描述但以理書第 2 章的應許的開始應驗，額外的證據可以在啟示錄 1:3 中找到，就是在這個陳述中。

根據但以理書第 2 章的光照來理解啟示錄 1:1，這就幾方面的理由而言是有意義的：

- (1) 經文上的理由(textual reasons)
- (2) 上下文的理由(contextual reasons)
- (3) 主題上的理由(thematic reasons)

(二) 1:19

P.199

表格七十士译本，迪奥多兴译本的对照

反對把啟示錄 1:19 視為是一個對但以理書的隱喻的理由

(1) 經文沒有足夠緊密地符合一致；啟示錄 1:19 讀到的是 μέλλει 《他/她/它現在持續準備快要》，而不是 δεῖ 《他/她/它現在持續成固定必須[非人稱用法]》，這其中的後者是出現在但以理書（也出現在啟示錄 1:1；4:1；及 22:6）。

(2) 由於啟示錄 1:19 是啟示錄中的七個‘三重公式(threefold formulas)’之一並且由於其他六個沒有一個影射但以理書，似乎不太可能啟示錄 1:19 會這麼做

(三) 4:1

P.204

根據在啟示錄第 1 章中觀察到那些對但以理書第 2 章的隱喻，啟示錄這卷書下一個主要大段在 4:1 的引言也是影射但以理書第 2 章就顯得很有意義了。

有可能可以反對 4:1 是一個對但以理書的隱喻，若是將一個‘句點(period)’放在 4:1 中倒數第三個字 γενέσθαι 《那時(也是)要去讓自己生發成為》之後，而讓 4:1 最後兩個字的短句 μετὰ ταῦτα 與下一節開始的副詞 εὐθέως 結合，以 μετὰ ταῦτα εὐθέως 《<轉換其中>隨到後 到於(它們)那同一者 平直直接地[同#2117]》開始下一個句子。

(四) 22:6

P.206

這個最後對但以理書第 2 章的參考引進了勸勉的結論段落，並且與在 1:1 的隱喻完全一樣。

約翰有意識地以但以理書第 2 章的隱喻引進他這卷書的主要段落，這就導致這個大綱：

P.207

- (1) 1:1~18 (引言)；
- (2) 1:19~3:22；描写教会在地上不完全的光景，以及基督要求他们坚忍，不要妥协所带来的应许
- (3) 4:1~22:5；整个大的异象的段落
- (4) 22:6~21 (結論)。

時間順序的序列的觀點【觀點二】(The Chronological Sequence View [View ii])

P.208

許多注釋家將啟示錄 1:19 視為在表達一個直截了當在時間順序上的區分

P.208

- (1) “所看見的事”
- (2) “現在的事”
- (3) “將來必成的事”

但是對這節經文的這種理解存在著許多沉重的問題

P.209

(1) 最主要的反對是：它解釋啟示錄時沒有對啟示錄的‘文學形式(literary form)’有足夠的敏感度

(2) 進一步而言，段落中存在以不同方式扼要復述那些同樣的事件

(3) 按照時間順序的處理方式錯誤地將在 1:19（及 4:1）中的 μετὰ ταῦτα 《〈轉換其中〉隨到後到於(它們)那同一者》理解為在表達在世界歷史中那些連續的世代（直譯：在這些之後），而這個短語，相反地，卻也能夠指向那些異象的次序，就是當約翰看見那些異象時異象的次序

(4) 對這種三重的按照時間順序的觀點的進一步的問題在後面討論其他觀點的時候會成為明顯，但可以被總結如下（略）

一個對現在和未來的雙重參考【觀點三】（A Double Reference to Present and Future [View iii]） P.211

在這個觀點中，1:19 它是一個在 1:11 中吩咐去記錄整個異象的那個命令的重申，

（1）在這個基礎上有些學者將 1:19 的後面兩個部分）理解為代表一個雙重的連續按照時間順序的結構，即，那在第 1~3 章的“已然”以及那在第 4~22 章的“未然”，但是，這個觀點不太可能。

（2）這個視角的第二個也是更好的版本是，不是一個嚴格按照時間順序的次序的現在與未來，而是啟示錄在整體上的雙重性質：所有寬廣的異象段落都有一個對現在與未來的那些參考的混合

“這些你那時看見的事情”及“這些現在有的事情”指向 1:12~20；“這些準備快要發生在這些之後的事情”指向第 4~22 章【觀點四】（“What You Have Seen” and “What is” Refer to 1:12~20；“What Must Happen after These Things” Refers to Chs. 4~22 [View iv]） P.212

在這個觀點中，第 19a 節是一個第 11 節的正式的重申，在重複這個要求去寫下來的命令，第 11~18 節的神顯現的一個結果，那些異象現在已經開始了。在這個視角中，在第 19b 節的 εἶδεν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是》被理解為是“它們意指(what they mean)”，“它們意味著(what they stand for)”，或“它們代表(what they represent)”，

启示录註释引言学习分享资料 20231009

一個對這卷書的思想在時間上格言的或超歷史的特性的表達【觀點五】（An Expression of the Temporally Gnostic or Supra-Historical Character of the Book's Ideas [View v]） P.213

一個文學體裁的公式來指明這卷書中文學上文學體裁的混合【觀點六】（A Genre Formula Indicating the Mixture of Literary Genres in the Book [View vi]） P.216

結論（Conclusion） P.217

【啟 1:19 所以你要把所看見的，和現在的事，並將來必成的事，都寫出來。】

（1）“所看見的事”：ὃ εἶδες 《到於(它們)這些個 你那時(也是)看見察覺》（直譯：這些你那時看見的事情）

（2）“現在的事”：ὃ εἶδεν 《到於(它們)這些個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是》（直譯：這些它們現在有的事情，或，這些它們現在是（或意味）的）

（3）“將來必成的事”：ὃ μέλλει γενέσθαι μετὰ ταῦτα 《到於(它們)這些個 他/她/它現在持續準備快要那時(也是)要去讓自己生發成為 〈轉換其中〉隨到後 到於(它們)那同一者》（直譯：這些準備快要發生在

這些之後的事情)

【觀點一】新的觀點：“這些準備快要發生在這些之後的事情”是一個從但以理書 2:28~29、45 來的末世論上的表達

【觀點二】一個時間順序的序列，按時間順序分別指向第 1 章，第 2~3 章，4:1~22:5

【觀點三】一個對現在和未來的雙重參考《1:19 第一個句子是一個在 1:11 中的那個命令的重申》；或是表達按時間順序指向第 1~3 章的已然及第 4~22 章的未然《版本一》，或是表達啟示錄在整體上的雙重性質，既是現在的，也是末世論上的過去，現在，及未來《版本二》

【觀點四】“這些你那時看見的事情”及“這些現在有的事情（這個短句被解釋為：這些它們意味的意思）”指向 1:12~20；“這些準備快要發生在這些之後的事情”指向第 4~22 章

【觀點五】一個對這卷書的思想在時間上格言的或超歷史的特性；在第 19 節的整個公式是指向所有第 1~22 章，並且，約翰是受委任來預言關於歷史的整體和意義

【觀點六】一個文學體裁的公式來指明這卷書中文學上文學體裁的混合：異象在性質上是“啟示性的”（“這些你所看見的(what you have seen)”），這整卷書必須被“比喻性地”解釋（“這現在是的(what is)”），也必須被“末世論地”解釋（“這將要是(what will be)”）

在那些被討論的觀點中**最可取**的是那些將“這些必要發生在這些之後的事情(what will happen after these things)”理解為一個對但以理書第 2 章的隱喻且隨同著一個“已然卻又未然(already-and-not-yet)”的含義《觀點一》，以及那些確認在第 19 節的三個受詞子句中的每一個都均等地指向這整卷書。這樣，我們的選項，按照可取的次序，就會是： P.218

選擇這四個選項的另外一個理由是，它們將“寫下這些你所看見的(write what you have seen)”（和合本翻譯為：**你要把所看見的…都寫出來**）視為是第 11 節的一個回響，意即，是一個去寫下這整卷書的委任（儘管 Van Unnik 的觀點在這個層面上比較不那麼一致）。但是，關於這句話是這樣一種的重新使用並且確實地是與在第 11 節的委任為同義詞，在這個點上需要進一步的辯證。 P.219

總結而言，在第 10~11 節中基督委任約翰，這是藉著彰顯祂的神性來為在第 12~18 節中的發佈委任提供權柄，並且，在這個權柄的基礎上，重新發佈了在第 19 節的委任。因此，在第 19 節的 **οὕτως**《這樣》就有一個雙重的作用，就第 11 節而言是回復性的作用，並且，就第 11~18 節而言是推論性的作用。也就是說，在第 19 節約翰現在被告知他可以開始去履行在第 11 節所給與的委任，因為在第 17a 節中讓約翰癱瘓的恐懼已經藉著基督在第 17b~18 節中宣告祂有權柄勝過死亡的事實而被移除了： P.223

十一，啟示錄的神學及目標（The Theology And Goal Of The Apocalypse）

P.225

這個段落的目的不是要徹底地討論啟示錄的神學，而是要反思約翰的聖經神學的那些重要層面。

（一）受苦與得勝（Suffering and Victory）

P.225

就如同在約翰的福音書，也同樣地在約翰的啟示錄，基督的受死與失敗，在實際上，正是祂對撒但的得勝。**羔羊的跟隨者也必須在他們自己的生命裡扼要復述基督那諷刺**

性的得勝模式；就是藉著“忍耐(enduring)”經歷“患難(tribulation)”，他們在彌賽亞那不可見的“國度(kingdom)”中作王；

（二）寶座（The Throne）

P.226

在第 4~5 章中的異象描繪了一個屬天的世界，其中神和羔羊的寶座在中心，其餘的一切都圍繞著它，首先是一圈彩虹的光環，之後是那看守寶座的“活物(living creatures)”，再之後是那些坐在寶座上的二十四位長老在第二個外圈，並且最後是在宇宙中所有其他的受造物。

在這兩章中對神“寶座”17 次的提及（這卷書總共有 34 次）強調了神至高主權的中心性，為此在 4:9~11 及 5:12~13 中兩次神被高潮性地歸與榮耀

（三）新創造：這卷書的目標之一（The New Creation: One of the Book's Goals）

P.229

對新的約，新的聖殿，新以色列，及新耶路撒冷的描繪確認了舊約與新約那些主要預言性的主題在未來的應驗，這些都在新創造中找到它們終極的高潮。

（四）基督徒在世界的地位（The Place of Christians in the World）

P.231

啟示錄的主要思想可以粗略地以下面這種方式表達：“神與基督在救贖及審判上的至高主權為祂們帶來榮耀，這是意圖要激勵聖徒去敬拜神並且，經由對祂話語的順服，反映祂榮耀的屬性”；

（五）使用那些象徵符號的神學意義（The Theological Meaning of the Use of Symbols）

P.234

在約翰將屬天的世界和其他不可見的勢力，就如鬼魔的權勢，加以象徵化的方式上也具有神學的意義。象徵性的比喻的文學形式出現在任何時候當一般的警告已經不再被人留意並且沒有任何警告將會被這些靈裏硬化且決意繼續不順服的人留意。舊約先知信息中比喻的方面乃是要使這種人被矇蔽眼瞎的方式之一。

許多人認為啟示錄主要是那些仍然要發生的未來事件的一幅地圖（特別是第 4~22 章）。雖然有相當的段落的确是面向未來，許多段落卻是指向過去與現在。這也就是說，根據前面的討論來看：“啟示錄這卷書不是僅僅一個‘未來學(futurology)’，而且，也是一個為著教會的思考的‘救贖歷史的與神學的心理學(redemptive-historical and theological psychology)’”。

P.236

-----結束-----

